

六年級生的不自在

瀛苑副刊

有天和朋友走在路上，無意間說了：「『幾年級生』，這名詞真討厭。」便發現前方有位先生回頭望了我一下，大概是發現我已經看到了吧！便又馬上轉回去。

六年級生，其實是出生於一個動盪的年代。記得以前曾看過一篇關於六年級女性在職場上大放異彩的報導，裡頭便是訪問了一些在商場上有傑出表現的六年級女性。看完後心裡有種感慨，同樣是六年級生，她們都已有傑出表現，而我卻仍在校園裡渾渾噩噩，前途黯淡。

六字頭開頭的小孩子應該分為兩群（事實上也的確如此），一群是戒嚴時期的六年級生，他們比較類似五年級生，生長於嚴苛、不許說台語、沒有自主性、但他們有較穩定明確的人生目標，知道他們自己要什麼；一群相當於開放時期接近七字頭小孩的六年級生，這群六年級生們（66至69年代的小孩）剛好處於變動的開端，正自一個一板一眼的嚴苛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走向一個自由（甚至是過份自由）的繽紛世界。接著，我們看到或聽到的，都是五年級生們總是批判六年級生們自我意識過份高張，忽略了團體生活的重要性，總是想表現自己的優點，甚至有次我還看到一篇文章，上面盡是對六年級小朋友們缺點的批判。也因為六年級生們有那麼一個斷層，所以他們並不會彼此互相合作，放眼望去，初期六年級生們會把自己歸類為五年級生末期，認為自己保有良好道德和遵守團體生活的遊戲規則，對末代六年級生們及之後的孩子們卻是大加撻伐，彷彿這些末代六年級生們是永遠長不大的一群，阻礙社會進步並且破壞社會良好道德風範，末代六級生們（或是七、八年級）的勇於表達自己被視為愛現、不遵守遊戲規則。

是的，末期六年級生們是如此的不自在猶猶做這個也不對，做那個也不對。我們被教導著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，要勇於表現自我，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人生。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裡，末代六年級生們努力的追，因為時間點的不對，七年級生們可以對新資訊手到擒來，五年級生們由於在職場上已有穩定的工作階級，通常六年級生們可以幫他們操作這些新資訊。相對下，七年級生們占盡了時間的優勢，為了不在職場上快速的被淘汰，六年級生們不斷的追，甚至可以看到，還有不少六年級生們和我一樣在校園裡渾渾噩噩，問及未來發展時都是一臉茫然，或是天花亂墜的蓋上一個華美的空

中樓閣，但問及：「未來」和「人生規畫」時，仍是一臉茫然。也因為處於一個變動的時間點上，六年級生們心裡的矛盾程度可不輸給任何一個躁鬱症患者。當躁症發作時，六年級生們對一些新資訊總是大量的吸收，努力、不分好壞、寧濫勿缺；當鬱症發作時便自怨自艾，封閉自己，反正再吸收也沒有用，因為當這則訊息到手上時，表示已經通過好幾手了，搞不好自己正是那最後一手的。就因為這樣，許多六年級生們寧可躲在校園裡吸收資訊，雖然是最後一手的，但在校園裡搶得先機，也不代表會在成績上有多少突破。

是的，這些末代六年級生們，把對事業上的衝勁，都轉到校園生活裡追求成績的理想了。很無奈，但是在職場上因為理念及價值觀的不同，六年級生的理想似乎不是那麼容易的被實現，對未來仍是茫然，成績單上的數字已代替了銀行存摺的數字，六年級生，真的不自在。